

曹华鹏
著

遍地 杏黄

上
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遍地杏黄

上卷

曹华鹏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遍地杏黄 / 曹华鹏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209-08397-3

I. ①遍… II. ①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64645号

出版策划: 丁 莉

责任编辑: 王海玲

装帧设计: 蔡立国

遍地杏黄

曹华鹏 著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 行 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装

规 格 16开 (169mm×239mm)

印 张 59.25

字 数 98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

I S B N 978-7-209-08397-3

定 价 78.00元 (上下卷)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 0539-2925659

主要人物

杏花村宋氏家族主要人物

木琴：宋茂生之妻，南京人。原村妇女主任，杏花村党支部书记，“天野”果脯厂和“天然”果汁厂的掌门人，天宇集团的奠基者。

宋茂生：原为南京一工厂的工人，后举家回乡务农，擅长木工活。

京儿：宋茂生之长子，贺酸杏之女婿，果林管理技术小组成员，“天野”果脯厂和“天然”果汁厂的资源基地奠基者，后为天宇集团副总经理。

钟儿：宋茂生之次子，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

宋茂响：宋茂生之胞弟，石子场老板。

杏仔：宋茂响之子，宋茂生之侄儿，“天然”果汁厂厂长，后为天宇集团总经理。

宋茂林：原村民兵连长兼第一生产队长，后任“天野”果脯厂资源部经理，“天然”果汁厂副厂长、总监。之妻雪娥，之子棒娃，之女草儿。

公章：宋茂青之长子，宋茂林之亲侄儿，果林管理技术小组成员，后为“天然”果汁厂副厂长兼财务总管。

宋茂山：宋茂林之胞弟。之女紫燕，之子大路。

杏花村贺氏家族主要人物

贺酸杏：原村党支部书记，后养殖蜜蜂，贺氏家族的掌门人。

国庆：贺酸杏之长子，村卫生所医生。

凤儿：贺国庆之妻，原村妇女主任、村委主任，后为天宇集团董事长。

人民：贺酸杏之次子，李四喜之女婿，果林管理技术小组成员，“天野”果脯厂厂长，后为天宇集团副总经理。

劳动：贺酸杏之三子，驻青岛某部海军军官。

叶儿：贺酸杏之女，姚金方前妻，后改嫁京儿，北山镇医院医务人员。

贺酸枣：贺酸杏之胞弟，原生产队饲养员，后与贺酸杏合伙养殖蜜蜂。之子晚生。

柱儿：喜桂（年轻时便已亡故）与满月（后改嫁宋茂响）之子，之妻秀芳，果林管理技术小组成员，村小卖铺店主。

杏花村李氏家族主要人物

李振书：擅长阴阳风水的普通村民，后为北山人文景观开发区义务讲解员，李氏家族核心人物之一，杏花村两大势力对决的代表性人物。

李振富：村主管会计兼“天野”果脯厂财务总管，李氏家族核心人物之一。之妻豁牙子。

四季：李振书之长子。之妻兰香，之女春儿，之长子夏至，之次子秋分（解放军某部义务兵），之三子冬至（村饭馆小老板）。

夏至：果林管理技术小组成员，“天野”果脯厂水电工、副厂长，后为天宇集团副总经理，北山人文景观开发区负责人。

四喜：李振书之次子，之妻桂花，之长女等儿（人民之妻），之次女盼儿，之三女停儿。

四方：李振书之三子，镇供销社饭店承包人。之妻金莲，之子斌斌，之女文文。

金莲：在杏花村设立道场的通神巫婆类人物，为李振书左膀右臂。

银行：李振富之长子，与四方承包镇供销社饭店的合伙人。之妻香草。

洋行：李振富之次子，果林管理技术小组成员，“天野”果脯厂和“天然”果汁厂的销售总经理，后为天宇集团副总经理。之妻桃子，之子晨晨。

挂儿：李振富之女，胡老师之妻。

其他主要人物

杨贤德：北山公社党委秘书，后升任北山镇镇长。

沈玉花：原北山一村村委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天然”果汁厂创办人，后为北山镇企业办主任。

姚大夫：北山镇医院著名老中医，后调至市人民医院。

姚金方：姚大夫之子，原村卫生所医生，后调至县人民医院，为叶儿的前夫，后与杨梅结合。

秦技术员：市茶果技术推广中心高级技术员，杏花村经济建设发展的奠基人。

胡老师：村办学校老师。

目 录

引 子	往事如风 /	001
第一章	疯狂的杏林 /	008
第二章	初尝杏果 /	044
第三章	遥远的曙光 /	107
第四章	寒冷的冬天 /	179
第五章	四季飞歌 /	233
第六章	大路弯弯 /	297
第七章	山风浩荡 /	385
第八章	对峙，或纷争 /	457
第九章	一地杏黄 /	529
第十章	风起云涌 /	610
第十一章	遍野尘埃 /	701
第十二章	花开花落 /	811
尾 声	/	939

引子 往事如风

在鲁东南一个深深的山坳里，有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子。

之所以用深深来形容，是因为我无法用诸如偏远、僻静、闭塞等字眼来准确地描绘它。正如木琴在一九七〇年三月间第一次走进它时，曾竭尽全力调集一个高中生头脑中的所有词汇储备，也没能挑选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形容词。它的四周是一派高山峻岭，只有一条小路带子般若隐若现地飘出山外，通到三十公里外的县城。这条山路就如婴儿与母体之间的脐带一般，是维系村子与山外所有出人与信息的唯一通道。

这就是生养了我的祖祖辈辈，后又生养了我的地方。

据说，早在明洪武年间，东海发生水灾。我的祖辈——一对逃难至此的新婚夫妇，见四周高山蔽日，就想，即使将东海里的水倒扣过来，也不会淹没了这山的，于是安心居住下来，生息，繁衍，生生不息，繁衍不止，终于有了我们家族现在的一群。村子有个好听的名字，杏花村，当然不是杜牧诗中的“杏花村”了，但观其名，知其意，杏花村的确不是徒有虚名的。村子四面环山，背靠北山，南临一片平坦肥沃良田，又有一条大河横贯良田奔涌西去，直达几十里外的北山镇水库。这北山高耸险峻，上有终年不竭的泉眼和两人多高需五六个人方能围拢过来的银杏树桩子，下有早年神庙的遗址，虽算不上出众惹眼，却有着令人遐思的神奇之处和香火之源。李振书曾耷拉着眼皮多次言说，李家老祖宗之所以选择在这么个深山老林里安家度日，全因为这是块上选的风水宝地。北山是座灵山，有狐仙居住，方能佑护住这村子里三大家族几百年来太平日月。振书曾宣扬过自己的老祖跟东晋朝代的王羲之有着姑表亲，祖辈上经常能出息个零星半点舞文弄墨的人，见识自然不同于常人，况且，他自己

的确是村子里唯一能识文断字且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的人。王羲之是哪路神仙，村人概不知晓；李振书的话，村人也是将信将疑。村子就端坐在如太师椅一样的风水宝地里，山上山下，村里村外，墙东墙西，就连院子里全都长满了高大茂密的杏树。每年的四月份，山坳里一片艳色，花团锦簇，红白相间。远远望去，在这红白之物上方，便有一层淡淡的雾色，终日不散，其实，这是由杏花的香气粉脂凝结所致。待到六月份，即是杏黄季节，上下左右堆满了橘黄色的杏果，整个山坳如同一筐筐黄杏垛成的一般。路人只要不走出这山坳，伸手便可摘到肥而美、大又圆的杏果，大可不必狼蹿虎跳或猴子般爬树攀枝以止住嘴中流出的馋唾。

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杏黄时节，茂生伴随着一声孀弱的哭声来到人世，宣告宋氏家族第十五代人合理合法地顶起了一片蓝天，分享了一份品杏的福分。

据说，茂生之所以能来到人世，是当时年轻英俊又拥有一门好手艺的茂生爹一时青春冲动所致。当时，茂生爷和茂生爹都是那一带有名的山木匠，他俩做的推车床柜，其卯榫之牢，外表之光滑，无人能比。是故，宋家拥有六间令人羡慕不已的房屋及殷实的家境。谣传说，茂生爹经常到杏林里挑选木料，以备做木工活用。经常去，就经常遇到一位山里女子在地里劳作。劳作之余，俩人相互攀谈，由陌生到熟悉，再逐步地发展，就生起了爱情的小火苗。渐渐地，小火苗燃起了熊熊大火，烧昏了两颗年轻稚嫩的脑壳儿，便自然而然地孕育出了爱情种子，最后结出的果实就是茂生。老一辈村人都说，他俩的“野合”把双方家人毫无情面地推向了无奈境地。茂生娘日渐鼓起的肚子，把当时当地所有世俗礼仪和祖宗颜面击得粉碎，以至于两家老人连媒人聘礼都顾不得张罗了，匆匆地将俩人搬住到一起，像卸掉包袱般草草地完成了茂生爹的终身大事。茂生娘对如此潦草的婚事义愤填膺，却又有苦难言，遂于心底滋生出一股终生难泄的怨恨，对家人，对茂生爹，甚至对结婚三个月后便出生的茂生也另眼相待。

之后的第四年，茂响以其骄横不安的哭声震落了一地杏黄，郑重地向世人宣告了自己的降临。

我这样说，并不是有意偏向老实的茂生而故意诋毁蛮横的茂响。实际的情况是，茂响出生的那天夜里，山坳里刮起了一场百年罕有的大风。那个时候，村人刚刚扔下饭碗，仨一堆俩一伙地聚在街口门前，吸吮着杏熟时散发出的清香，兴致盎然地谈古论今，数说着家长里短。茂生娘腆着即将临产的大肚子，倚靠

在自家门框旁，咒骂着晚饭时剩有碗底的茂生。骂兴正浓的当口儿，肚子里忽然阵痛起来，且一阵比一阵急。有过生产经验的茂生娘知道，肚里的崽儿已到了瓜熟蒂落的时辰。她立马叫茂生爹快去喊酸杏娘来接生，自己急急地进到了家里。在踏进家门的那一刻，那场大风突然而至，没有丝毫征兆，瞬间席卷了整个山坳。坳里所有物件全都着魔般地疯狂起来，石头随风而跑，杏树随风而折，屋顶上的茅草随风而扬。那声音已不是单纯的风声，而是千万头野牛在嘶吼，在狂奔，在末日来临前绝望悲鸣。大风整整刮了一夜，天明的时候才轻轻遁去。头天还是一身橘黄丰满妖娆的杏树，只剩下了瘦骨嶙峋的树干，地上铺满了厚厚一层金黄，像一块由黄杏织成的巨大地毯，踩在上面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稍有不慎一个趔趄倒下去，便滚一身污黄。健在的老年人一提起当年那场大风，都为之色变，说是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就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风。多年之后，刚大学毕业正等待分配工作的钟儿听完了老人们近乎夸大其词的讲述后，曾不屑地笑笑，说那不过是一场偶尔经过的龙卷风罢了。老人们就撇撇嘴，不再搭腔儿，算是对这个无知狂妄小子的蔑视。

当时，茂生爹双手捧着茂响这团粉嘟嘟的肉，愣愣地望着屋外凄惨的景象，忧心忡忡地道：“这崽子是精儿变的呢，是祸害精哦，这家早晚得叫他给踢蹬了。”说罢，他毫不犹豫地跨出屋门，向村后杏林深处走去。本家几个伯娘叔婶们莫名其妙地看着茂生爹抱着刚刚出生的茂响远去，还以为茂生爹刚得了个儿子喜疯了。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茂生娘，她抬起产后虚弱的身子，摘肝掏心般地号啕大哭起来，一边臭骂着畜生不如的狠心男人，一边厉声喊叫着只有四岁的茂生，让他快点儿跟在爹的后面，找不到弟弟就一块儿死在外面别回来了。伯娘叔婶们终于明白了茂生爹异常举动可能带来的惨不忍睹的后果，便一窝蜂儿地追了出去。刚刚追到村后，就见茂生爹独自一人甩着两只空手走回来。伯娘叔婶们七嘴八舌地追问：“扔在哪儿啦？”茂生爹不答话，嘴里一个劲儿地叨咕道：“是狐精变的呢，我家可没造孽，千万别再来我家。”伯娘叔婶们不再追问，她们一边扯开了嗓门儿喊叫着自家男人、娃崽儿的名字，一边散开漫山遍野地搜寻着茂响。很快，有百十口子人布满了整个山坳，喊叫询问声此起彼伏。最终，是茂生找到了茂响。他哭着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向村西溪涧处乱窜乱蹦而去，先是听到一声婴儿啼哭，接着便看见一棵歪脖大杏树下有个隆起的杏堆，急急地扒开，便一眼瞥见了粉嘟嘟的茂响。那个时候，茂响正贪婪地吸吮着脸上的

杏汁儿。

这事发生在一九四〇年农历五月初五，芒种也才刚刚过去了五天。在此之前，杏花村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过得平静而悠远，真可谓陶老夫子所向往的桃源境界了。随着茂响的到来，杏花村便涌进了一股骚动气息，村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预感：这平静而悠远的日子将不复存在，伴随而来的将是莫名的惊悸与不安。可以说，茂响的出生时间，正是杏花村五百年历史变迁的分水岭；茂响的生日，特别是茂响出生时的那夜大风，给了杏花村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茂响长到两岁，也就是时日熬到了一九四二年，山外不断传来隐隐的枪炮声。与过年燃放鞭炮的声音相比，那声音更具有穿透力，径直穿透耳膜，掀起内心震颤，搅得人心里发毛，整日坐卧不安。不久，村里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山外的亲戚，说是日本人打进来了，瞪着猩红的兽眼，伸着长满红色猪鬃毛的爪子，见人就杀，见东西就烧，见了小孩竟敢放进锅里煮着吃。杏花村人震惊了，不祥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山坳。跑是无处跑的，如果有地方跑，山外的人就不会一窝蜂儿地拱进这山旮旯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躲。鬼子来了，阖村老小就往大山深处躲，这些被老祖宗选中的基业，成了后辈子孙们逃命的天然屏障。那时，人们都把躲鬼子叫跑鬼子，一旦有鬼子进山的传言，哪怕是猜测，全村老小便撤下猪狗鹅鸭树田院落，只带着早已备好的煎饼，一股脑儿地逃进深山密林里。其时，茂生爹用杏木做了两个精巧的背筐，自己一个，女人一个，一有情况，就把茂响放进女人的背筐里，自己背着煎饼拉着茂生飞奔山林，如此惊弓之鸟般地整整忙活了四年。五十多年后，杏花村人谁也描述不出入侵中国的鬼子是什么模样。也许是杏花村太深的缘故，连鬼子也不屑踏进或不敢贸然闯进这深山老林。由此说明的一点是，山里人终究没见过大世面，经不起外界丁点儿刺激，一有风吹草动，便只顾自己吓自己，就这样白白自吓了四年。

其实也没有白吓，接踵而来的一次又一次动荡，如茂响出生时的那夜大风，无情地席卷着杏花村，席卷着杏花村的每一处人家院落。先是一年杏熟季节，来了一帮穿着杏黄色衣服的兵，他们将村里一茬精壮年全都带走了，老百姓叫“抓夫”。茂生爹当然也在其内，撇下了孤苦伶仃的茂生娘、十岁的茂生、六岁的茂响，以及六间宽敞的房屋。他这一去，便如断了线的风筝，从此杳无音信了。作为长子的茂生咬紧牙关，以自己稚嫩的肩膀，与茂生娘一起苦苦支撑起了这个行

将破碎的庭院。之后，又来了土改工作组，说是解放了，把所有山林田地都重新进行了分配，并依各家各户财产状况划分了家庭成分，茂生家当之无愧地被划到了富农类。再之后，便是无数次的运动，头戴高帽胸挂批斗牌子的茂生娘也无数次地在杏林院落间穿梭个不停。一次次的刺激，使杏花村疯狂了，更使杏花村人疯狂了，人们都毫不犹豫地，说，茂生爹的话应验哩，真真地应验了呀。

就在茂生娘呼天不应喊地不灵即将绝望的时候，一股巨大悲哀，伴随着惊人福气，双双降临到茂生家的门庭。茂生那一去杳无音信的爹天降仙爷般地有了消息：他死了，准确地说是牺牲了。他先被抓到国民党军队当差，后又随军起义，当了解放军，并干上了营长，在抗美援朝中壮烈牺牲了。他当然成了烈士，茂生娘也当然成了军烈属。鉴于茂生爹的功绩，茂生娘妄想要求上面重新为她家划分成分，最起码应该列到下中农类，虽未成功，但还是争得了一个去南京的招工指标。茂生娘喜一阵哭一阵，哭一阵喜一阵，在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后，开始细细盘算这个招工指标怎样使用才能令自己可心可意，到底是给茂生好呐，还是给茂响的好。在茂生的记忆里，娘永远偏向着茂响。或许是茂生娘觉得茂响刚出生时就遭遇了遗弃全是自己的错，就格外地疼爱他。在她与茂生吃苦受累，甚至快要绝望的时候，仍不让茂响下地干活，以至养成了他好吃懒做争强逞能的脾性，就此铸成了茂响坎坷的一生，这是后话。当时，为那个招工指标，茂生和茂响弟兄俩争得不可开交，独霸惯了的茂响当仁不让，茂生也是铁了心地想到大城市里去逛逛。茂生是家中长子，自然得到族人的支持。茂响则是茂生娘的心头肉，她当然一心想叫茂响去。直到现在，茂生仍深感不平：自己对这个家出尽了牛马力，却始终没有得到娘的认可。茂生的决心和家族村人的舆论压力，迫使茂生娘理直气壮地找到公社，又跑到县里，终于多争到了一个招工指标。于是，在村人嫉妒的目光中，茂生一家人举家搬迁到南京，进了工厂，成了一户正正经经的工人阶级家庭。

过了几年，一位高中文化的城市姑娘走进茂生家，与茂生成了亲，她就是木琴。按一般人推测，茂生家至此应该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了，事实恰恰相反。木琴的到来，才真正在茂生家掀起了大的波澜，并一直波及杏花村，致使杏林震荡，以至杏花村那颗脆弱的心脏也随之怦然迸碎了。

据讲，木琴之所以能跟了茂生，全赖他的傻福和木老爷子的拖累所致。在当时，木老爷子是南京城里供销系统的大官，木琴也已经是一个厂子里的生产

组长，家庭的显赫及社会地位的优越自然跟茂生家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俩人虽是在一个厂子里工作，充其量算是癞蛤蟆之于嫦娥一般，俩人的结合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傻人自有傻福，狗屎运来了，挡都挡不住。“反右”运动开始后，木老爷子的日子渐渐不好过起来。“文革”来了，木老爷子彻底靠边站，又不分时候地接受红卫兵们的批斗。木琴的生产组长也被撸了个一干二净，身价如断线的风筝般一头扎到了地上，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竟然连一般的工人家庭都比不上了。街道居委会的老大妈几次三番地登门，要求木琴到偏远的农村天地里大有作为去，甚至都要动用组织手段了。木老爷子毕竟是在大风大浪里闯荡过的，他急中生智，赶快安排木琴嫁人，一刻钟都不能耽搁。已经昏了头的家人自然不敢怠慢，四处求人给处境不妙的木琴张罗婆家。城里的人家自然不敢应承这门倒霉家庭的婚事，家人在慌不择路之际，晕头晕脑地撞进了已然是装模作样又正儿八经的工人阶级家庭的茂生家。起初，茂生娘还有挑剔的意思，拿腔拿调地抻了几日，终是担心没有根基的茂生随年龄增长而错过送上门来的大好姻缘，毕竟她在杏花村时见到了太多打光棍的人，便“委屈”地同意了。于是，这段毫不相干的婚事在急迫中潦草完成，就此保住了木琴的南京人身份和木家的团圆。

初时，南京的家还算平安无事。茂响养就的好动性格，什么都想干，却什么也干不成，一年多的时间就调换了三个工种，且干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情况一次比一次糟。到了最后，没人愿意要他，茂响只得赋闲在家。应该说，茂响是南京城里较早一批待业青年。茂生娘一直没有事情可做，只是待在家里吃闲饭。这样，一家四口的所有费用全由茂生和木琴俩人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来支付。一年之后，京儿又来到这个家里争饭吃，日子便愈显窘迫。

饶是这样，日子也能凑合着过，要命的是，茂生娘对茂响的偏爱已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好衣要济他穿，他和娘吃饭要开小灶，而每日累死累活的茂生两口子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京儿只能自己动手吃大锅饭。茂响也已到了娶妻成家的年龄，这成了茂生娘时刻牵肠挂肚的心病，也顺理成章地列入了全家人重要议事日程。茂生娘逼迫茂生两口子四处网罗目标，几乎一星期便叫茂响相一次对象，却没有一次成功的，没有谁能看上茂响这样的懒散之人。茂生娘终日埋怨茂生两口子办事不尽力，就想以撒泼的手段催促茂生和木琴加快给茂响介绍对象的进程，于是，每日里搜肠刮肚地想出些新鲜点子来闹腾，慢慢地闹

的范围扩大到四周邻居，程度也逐步升级。她四处谩骂茂生、木琴的不孝，对兄弟的不关心，甚至几次闹到两人工作的单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数落茂生、木琴对自己和茂响惨无人道的虐待，以至工厂几次给茂生和木琴行政记过处分。也是这个时候，木家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木老爷子终是被打成“走资派”，下到干校劳动去了，家人也被时时处处地监控着，没了主心骨的家人们整日提心吊胆地苟延度日。因为木家的牵连，茂生家也遭到了无端侵扰，茂生娘便对木琴愈加不待见，茂生两口子在家庭和工厂里的地位岌岌可危，工厂已经把茂生和木琴列入了批斗的黑典型。到了这个份儿上，内忧外患的日子便无法过下去了。茂生哭着对木琴道：“这日子没法过哩，咱俩离婚吧。你再找个好主儿，我和京儿回老家讨日月去。”木琴捶打着茂生肩膀道：“你走，我也跟你到山旮旯里去。”

就这样，在一九七〇年的春天，茂生带着木琴、京儿和钟儿一家四口被迫离开了南京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里——杏花村。当时，钟儿只是几个月大的胎儿，被搁置在木琴肚子里，没有看到举家归迁时场景的凄切。其时，正是杏花村杏花盛开香气袭人的季节。

我的叙述，始于杏林，又将止于这片杏林。

第一章 疯狂的杏林

1

据茂生讲，七〇年的杏花村与二十年前相比，没有多大变化，依旧是杏林茂密，漫山遍野的杏花迎风怒放，杏花村人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山里人家生活，几千亩山地以其微薄的收入紧张地应付着上千口子人略显饥饿的肠胃。说的时候，茂生语气淡淡，神情淡淡，淡淡若村前池塘内那泓盈盈的碧水，平静若镜，无波无澜。其实，他有意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在回村的一段日子里，自己的某些行为举止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这种变化，早在他离开南京踏上归途时就显露出些许端倪。原本不太爱说话的茂生竟然唠叨起来，像个农村主妇，喋喋不休地对木琴讲述着自己小时候的种种趣事劣迹，以及杏花村无处不在的美景妙处，且举止殷勤，神情间堆满了谄媚与讨好。随着回家路程的逐步缩短，这种变化愈加明显，以至让木琴烦腻到了厌恶的地步。

木琴的肚子明显地鼓凸着，行动上多有不便。腹中的钟儿时常伸胳膊踢腿地活动，她就一直把手放在腹部上，不时地揉摸几下。与茂生愈来愈亢奋的情绪相反，木琴的心绪越来越低落，话也越来越少，即便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也仅是用一个字或词来代替。在县城下了火车，还没来得及仔细打量一下县城的模样，她就被茂生一阵风地拽到了汽车站，迷迷糊糊地坐上一辆发动机爆响整个车身也随之“哐哐”乱响的公共汽车。汽车在一路尘土飞扬地颠簸了个把小时后，把茂生一家人扔在了北山公社驻地的镇子上，又起身爆响着向下一个车站尘土飞扬地驶去。

木琴被汽车颠簸得浑身像要散了架，两条腿麻木得站不起身来。她想歇歇脚再走。茂生眨着放光的眼睛催道：“咱得快走，还有十多里山路呢。要不，就得窝屈在山里过夜咧。”木琴被茂生的话吓住了，心想，山里可怎么过夜啊？要是有什么野兽来了，别说京儿人小跑不了，自己也得先被野兽吃了。她急忙挣扎起拙笨的身子，牵着京儿的手，跟随茂生向着镇子东面的大山里赶去，连镇子上有几条街几条巷子都没有看清楚。直到第二年春上，刚当上村妇女主任的木琴第一次参加公社召开的工作会议时，才第一次认识了这个拥有一条大街三条巷子的小镇。

进山的路狭窄崎岖，凸凹不平，随着山势抬升，如登楼梯般弯弯曲曲地向上升去，或隐或现地淹没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山谷里。山上已是一片嫩嫩的绿色，有尖尖的芽瓣缀满枝头。树下厚厚的枯草里钻出密密麻麻的细长野草，随风摆动，散发出阵阵浓郁的青草气息。间或有三三两两的山雀突然从眼前枝丫间匆匆掠过，飞向远处同样泛着青绿嫩黄的山间，丢下几声清脆的鸣叫。几只松鼠蹦跳在几棵高大盘曲的松树干上，警惕的小眼睛匆忙探视着周围哪怕一丁点儿的响声，一有动静，眨眼间便没了踪影。

走了几里山路，京儿显然是跑累了，赖在山路上不起来，哭嚷着要茂生背着走。茂生只得舍了木琴，抱起京儿，让木琴拽着背后的提包，一起向山的深处行去。城市里出生城市里长大的木琴头一次踏进这么深的大山，南京时的苦闷，旅途中的黯然，入山时的新奇，被愈来愈深的大山渐渐蚕食着。笨拙的身体犹如一枚轻飘飘的叶片，被遍野的新绿色彩冲撞着，一路挪移着，磕磕绊绊且不由自主地向绿意浓深处陷去。

才走了不到一半山路，俩人已累得筋疲力尽，汗水打湿了衣裤，脸上的汗迹横一道竖一道。衣服禁锢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上，极大地限制住了肢体的活动，两条腿酸软得连身体也渐渐支撑不住了。木琴头上的短发披散开来，上面沾了几枚草叶，既像一个乞丐婆，更像一个山鬼。她听到有山溪流淌的声音，便喘着粗气坐到山石上，说什么也不走了。京儿已经在茂生的怀里睡熟了，他像只乖顺的小猫，小巧的鼻扇轻轻地呼扇着，嘴角上流出一线长长的口水。茂生把京儿轻轻放到并排在一起的提包上，自己重重地躺倒在山路上，大口大口地吐着粗气。木琴寻声来到相隔不远的山涧旁，不管不顾地趴下去喝了一肚子涧水。涧水清澈甘冽，不紧不慢地绕着涧中错乱的山石，轻快地向山下流去。木琴就

着水中的影子，细细梳理着自己凌乱的短发，心里赞叹着这涧水竟这么清甜，是自己平生喝过的最好的水。这时，茂生也来到山涧旁。喝完水洗完脸后，他紧挨着木琴坐下来，伸手搂住木琴的肩膀，两人依偎在一起，享受片刻的宁静。

终于站在杏花村的村口上时，木琴的美好愿望立即被眼前的现实击得粉碎，她的决心再一次动摇了。

杏花村坐落在一个山环里，四周是耸立的高山峻岭，漫山满坡的杏花像一层厚厚的锦簇云团，罩满了这片宽阔的山坳。村中的院落错落无序，散落在山坳底部。每一户的院落都是单门独户的，没有山外村庄里山搭山墙挨墙的整齐和平坦。高处的房屋可能就建在低处人家的屋顶上，低处院落里的人需仰头掐腰高腔，才能与上面的人家对话，而低处人家院落里的任何举动，都会处于高处人家无意偷窥的视野内。幸亏有茂密的杏树疯长在墙里院外，堪堪遮盖了点几需要存放隐私的场所，像茅厕之类的地方。

初时入目的景象，让木琴好生欢喜。随之，有众多衣着如百衲衣般蓬头垢面的乡亲听说茂生一家回归了，便一窝蜂儿地奔来，嘘寒问暖，追长问短，问的最多也是最敏感最切中要害的是，好好的城市工人不干，干吗非要窝屈回山旮旯里来刨土坷垃寻饭吃？这个问题一时不好明说，也一时说不明白，茂生面红耳赤狼狈不堪，吞吞吐吐了大半天，连他自己也不知到底说了些什么，净冒虚汗了。木琴也替茂生着急，想替他解围，但自己与村人陌生得紧，插不进话，就不时地轻声呵斥着京儿不要到处撒欢疯野。村邻们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木琴身上，直夸茂生有福气，领回这么俊的一个媳妇，好看得赛过艳艳的杏花，还给茂生生了这么一个招人喜爱的娃崽儿，真是老祖坟上冒了青烟长出了蒿子。这一场轮番轰炸式的夸赞，让木琴心里惶惶的又甜甜的，像喝下了几口蜂蜜水一样。茂生赶紧替自己解围，向木琴一一介绍，哪个是大伯小叔，哪个是大娘婶侄，听得木琴晕头转向，左右点头问好，却一个也没能记清楚。这时，过来一个汉子，催促着众人快去下地干活。他说道：“有话回头再唠嘛，赶紧把茂生家安顿下才是正事。”木琴记住了他的名字，酸杏。他是村子里的大队支部书记，比茂生大一辈，木琴应该叫他叔。

茂生爷当年修建的六间房屋仍在，只是被生产队临时充做了牛棚。破烂的院子里到处陈横着料草、木棒及牛粪。院中的隔墙塌得仅剩半人高，且长着一丛一堆的野草。站在东院里，西院的景物一目了然。东院里的三间房屋是存放